



本土文本

## 情人节的项链

□ 吕冀



### 每一片空旷里都住着一个天使

(组诗)

□汪益民

●每一片空旷里都住着一个天使

一条短信发布已毕  
天使舒展巨大羽翼  
在大地上变幻投影

寂寞上升到一定高度  
就与语言脱离接壤  
天使数星星,听自己心跳  
收集云彩画画  
用大片小片的蓝搭积木  
当天使拍动翅膀,她听见风

中的风

一枚星星的闪烁  
合着自己的心跳

不可能拥有朋友圈  
每一片空旷里  
都栖息着一个无聊的神

●怎样使你的美,脱离空洞与抽象

我承认你的颜色  
在一朵桃花之上  
并且怀揣着  
这个世上最柔软的触感

你的臂膀与指尖能使冰川融化  
如果你没有  
开在我露珠盈盈的清晨  
也无关我独行的漆黑夜  
那么你也仅是  
具备一朵桃花的颜色  
怀揣着这个世上  
最柔软的触摸

●黑白胶卷  
白天 黑夜;黑夜 白天  
开始是翻阅着其中故事  
后来我也成了其中故事

●听海  
哲学,嗯,不错  
大概能将你我捏合在一起

我与世界之间的破裂  
已像大水碎在海洋里

我听到的是  
永无止息的涛声  
像一块广硕的蓝玻璃  
倒向无比坚硬的大地

●红舞衣  
一个夏天未写诗了  
我的安排是  
让你的红舞衣  
在我心目中  
再飞过几片  
秋梧林与白桦树

●结局  
有时,你打开身体  
让我听音乐  
有时你打开锦绣灵魂  
给我读诗篇

你青春的光  
像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战场  
那么强大

现在是掘港镇的秋天了  
容颜美丽,华章出众  
都逝若过眼烟云

我们都屈服于彼此的善良  
将鲜衣怒马归入一片麦田  
在低矮的乡村升起炊烟  
用彼此懂得的生活,相敬为命

●一个陌生的名字  
有些名字,虽然熟悉  
却并不存在于真理环节  
也不能在知识的某个层次上  
短暂停留

做存在的起点吧  
好像也差很多  
他们是常识的回音,权威的  
小跟班

而你  
虽然不为人所知,但在漫长的  
岁月

与道说者艰苦的叙述里  
你的名字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帘  
或许在两场雨雪的间隙  
从悠悠海岸线的某个晨昏  
我迟早会将你从繁冗事物中

惊讶发觉

●重器  
一定会有许多  
无聊的聚会,漫长的旅程  
让我在那里一再现身

唯死亡与诗  
需要松散之语,杂碎之事  
层层包裹起来  
用大片小片的蓝搭积木  
当天使拍动翅膀,她听见风

●夜归人  
无论路途多远,岁月多深  
我都是你的风雨夜归人

只是今夕,有几片雪花落在  
鬓角  
你在灯下赶紧用手揉了揉  
竟然没能掉下来

●流变与不变  
各有各的告别仪式  
丹桂选择在秋天香消玉殒两次  
而香樟树叶要在春天完成新旧交替

唯流变,亘古不变  
唯死亡,无可扼杀

●在人群中  
尽管“他人”这一面毛边玻璃  
只能照出模糊的自己,可我们还是喜欢到人群里去——  
失真的存在感  
聊胜过独处时的恐慌

●烟花之后  
多年前遇见你喜悦  
像划过夜空的烟花,太过灿烂  
以致之后的我  
长期处于黑暗之中,默不作声

●第三者  
啊死亡,可爱的第三者,爱情的  
集大成者

否则,明日复明日,你我相握  
的手

不会如此绷紧 否则  
自由无穷无尽,像海洋  
我们彼此的选择,不会那么  
急迫地

●一个人,至少有三次死亡  
肉体那么短暂  
不由分说掠走每一个人

但骨骼后面的音容与声名  
还有待更多暮晚擦拭  
记忆,一点点被柔软的泥土  
掩埋 洗净

唯有他(她)生前写下文字  
文字里遗存的思想  
时间越是广袤无限  
越像天边一颗星辰

人们抬头就能看见  
夜空中有一枚  
晶亮晶亮的钻石

●源流  
仅仅是被你顾盼一回  
江河便丰盈  
诗歌便流溢

一个人一生  
便是怎么也修订不完的草稿

●路过三角渡村  
这许多开满鲜花的分岔小径  
这许多烟雨蒙蒙的静静渡口

桥梁众多,有的延伸到海上  
崇山峻岭之中也有栈道

皆有一种暗示,有人急切等待

要与我们这些遥远的游子与过客  
早日汇合

●海边公交车站  
你一转身,蛮荒之地越发幽暗  
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与揣度  
才能意会你曾经来过海边

兴许是时机未到,我们尚不在  
你挑选的花名册上  
你通过比秋天还要高冷的方式  
让游子在大地上行走  
并默默呵护着我们的热望

一  
夜色渐浓,若非手里的活儿才算告一段落。单位的财务,永远有做不完的事。出了单位,路上十多个红绿灯,像十多个把门将军,将她更多的车流堵得规规矩矩。尽管骑的是电动车,但车头车尾都有牌照,犯了规矩,都逃不脱处罚的。

若非拐进路边超市,买了些红枣和枸杞。这两天,崔先林的腰总是向左侧,有力却无力。他在政府办后勤工作,在单位是勤务,在家里是顶大梁,大事小事得靠他。到了家门前,若非的钥匙伸进锁孔,轻轻旋转。“喀嚓”,很好听的声音。门没反锁,若非吓了一跳。她清楚记得,早上出门时,她是反锁过的。这是她多年的习惯,虽然家里没啥贵重的东西,但让小偷进来,总是不好事儿。

进屋的,会是谁呢?客厅里黑咕隆咚。若非轻轻放下袋子,缩手缩脚,在鞋柜上摸到一只硬跟的鞋。她紧紧攥住,睁大眼睛,摁住心跳,小心往里走。

突然,一双手从背后袭来,紧紧搂住她。

若非大惊,把鞋子砸向那人的头:“你是谁?我报警啦!”那人缩回手:“若非,你打疼了我!”手里的鞋子掉在地上,若非松了一口气:“崔先林,你偷偷摸摸,啥意思吗?”灯光打开,崔先林站在她面前,一脸尴尬。

崔先林揉了揉额头:“你练过武功啊!”若非疑窦丛生:“咋回事?”崔先林抱来一捧玫瑰递给她。那玫瑰鲜艳无比,像是火焰燃烧。若非要说啥,崔先林制止了她。若非接住那捧花。崔先林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,从里面取出一串项链,往她脖子上挂。

项链是金色的,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

若非更是迷惑:“啥意思?”若非,节日快乐!”“节日?啥节日?”“今天二月十四日呢!”情人节!若非恍然大悟。怪不得,今天单位里的年轻人,都提前下班。只有她一个,坚持到把当天的活儿干完。

若非的记忆里,除了结婚时的婚戒,崔先林没再给她买过类似的东西。她也从没有过。有时候,小小的失落和内心的忧伤也会有过,但和当下的处境相比,那算不了啥。

“哪来的钱?”崔先林的工资卡,历来都是由她保

管。两人的工资,要应对房贷,儿子的学费,必需的人情往来,还有各种家用,常常捉襟见肘。

崔先林背过手,“咚咚”捶腰。他说得含糊:“单位发了点奖金……”

若非责备他:“别乱花钱!”“你嫁我都好多年了,一直是家里的贤内助。我却没有给你过一个像样的节,没有给你一点像样的回报。”崔先林接了接她,话语有些动情。

那一夜,若非睡得很沉。早上醒来,崔先林早走了。若非起床,将枕边的盒子打开,项链金色的光芒胜过了窗外的阳光。她将项链戴上,在镜子里左看右看,感觉自己高雅了不少。

正要出门,手机“嗡”了一声,是儿子学校发来的信息。儿子在私立学校读书,这个学期要交学费两万八千元。这是学校第三次发同一个信息了。她伸出手,捋了捋项链,走回卧室,将项链取下,找出盒子,放了进去。

二  
项链盒里没有发票,但有一份印刷精美的珠宝鉴定书。按照上面的地址,若非来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商贸街。若非刚走到珠宝店的大门前,导购笑盈盈地来迎接。

导购领着她,围着琳琅满目的展厅转了一圈。

导购说:“姐姐,有喜欢的吗?”若非摇摇头,掏出那个首饰盒:“对不起,帮助退一下。”

导购说:“姐姐,这里卖出的东西,可以等价交换,但不能退的。”若非一愣,说:“那,请你看看,这是多少钱的?”

导购接过后,在电脑上输入编号,查了查,说:“昨天才卖出去的呢!”若非说:“多少钱的?”

导购说:“九千九百九十九元。”若非吓了一跳:“这么贵!”

导购说:“这是买一赠一,两个加起来,才这么多钱的。”

“两个?”若非又吓了一跳。怪!崔先林给了自己一个,那一个呢?

若非一时理不清,和导购摆摆手,便出了店。

晚上下班后,若非回到家。家里依旧冷冷清清,她坐不是,站不是,干脆躺在床上翻看手机。那些反映婚外情的视频,仿佛都是为她而创作的,看得她坐卧不安,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崔先林在情人节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,而且有一件不知下落,这可不是小事。

她倒要看看,这崔先林的葫芦里装的是啥药。

夜很深了,终于传来开门的声音。若非将手机关掉,闭上眼睛装睡。崔先林进屋,捶腰,洗漱,上床。若非感觉他很难受,心情不好。

“怎么才回家?”若非问。

“事多。”他说。她说:“啥事?”他犹豫,叹了口气。

她说:“到底怎么了?”他想说啥,顿了一下,还是没有说。“在外面有人了?”她主动进攻。

“那项链,看来是不干净的……除了我,你还给谁买过?”

“这……”崔先林一愣。她抓紧嘴,努力控制自己。不说,或许比说的效果更好。

若非没理他,他也没再吭气。窸窸窣窣,再窸窸窣窣,两人各有心事,在床上翻来覆去,直到深夜。

三  
冷战开始,若非懒得理他。崔先林几次欲言又止,但若非并不给他机会。这天下午,若非正在单位的电脑上忙乎。突然,手机铃声响起。

崔先林在那头说:“纪委通知我去喝茶,先告诉你一声。”

若非脸都吓白了。正要问,崔先林挂了电话。

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。若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,崔先林背着她到底干了些什么。这些天,她隐隐感觉到他的不正常,原来是这样。在若非的眼里,崔先林是个勤恳、踏实的人。他这些年没啥建树,但也从没有给单位和家里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。市总工会评五好家庭,总经理让若非填表申报。崔先林没有同意。他说,在利益面前要想得开、让得开,要给他更模范的家庭。

若非也觉得他说得对。她在单位的财务室工作,见的钱多。但崔先林告诉她,钱其实就是个数字,那些数字,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,不能有非分之想。但她想不到,也从没有想到,崔先林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她找不到谁打听,也不能和任何人说。面对这样的事,若非束手无策。难熬!

晚上,快八点了。手机响起。若非连忙接通。

崔先林说:“带上那个项链盒,还有身份证,过纪委来一下。”

若非找出那个项链盒,装进包里,迅速出门。暮色苍茫,整个城市灯火辉煌

。若非骑着电动车,规规矩矩地通过了无数的红绿灯。到了市纪委门口,有人接她进了案审室。崔先林看她来,站起来,背过手,握成拳,自己给自己捶了几下腰。

她把那盒子拿出,递了过去。那是一坨泥,现在看去,那么刺眼,让人极不舒服。

纪委的同志让崔先林对项链进行查验,签字,盖手印。同时,又让若非签字、盖手印。

“程序完了,没啥,可以走了!”纪委的同志很客气:“辛苦啦,对不起。”

若非转身就走,崔先林跟着出来。“咋回事?”若非逼视着他。

“单位领导出了事,”崔先林说,“我的说清楚了。”

“那项链,看来是不干净的……除了我,你还给谁买过?”

“这……”崔先林一愣。“告诉我!”若非盯着他,“另外一份,给谁了?”

崔先林说:“情人节那天,领导给我一万块钱,让我帮他买一串项链。领导忙,这点小事,我当然要做好。我去店里选好时,导购说还赠送一串等价的,让我选。我就选了另一串……”

若非说:“你就把赠送的那个给了我?”

“我把两份都给领导送去,他说一份就够了,死活要给我这份。”崔先林有些尴尬,“想不到,就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若非说:“我就知道,你哪会把我放在心上。”

“我知道这不太恰当,”崔先林说:“看别人对老婆那么好,我就觉得对不起你。但我手头……”

若非问:“你那领导买项链,是送你老婆?”

“先前知道了,不是。”崔先林说。若非跨上电摩托,朝背后努努嘴。

崔先林龇牙咧嘴,才勉强坐上:“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”

长时间给领导搞服务,崔先林的腰都直不起来,若非有些难受。她还不放心:“说实话,你到底有没有事?”

“上交了那盒子,我不就没事了嘛!”崔先林说:“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”

“以后就别太浪漫了,快想办法把儿子的学费交上。”若非提速,崔先林身体前倾,倒在若非的背上。他趁势将若非抱住,才没有被摔下车来。

崔先林嘴里冒着啾啾冷气。若非知道,他的腰疼还没有好。“回家我给你炖大棒骨汤。”若非说。

“在红灯亮前,他们迅速过了一个十字路口。

## 逃不脱的天道轮回

□ 陈凤兰

一次攻读,我都失去坐标,不知人口,更不知出口。

微积分课堂上,那个秃顶的老教授,除了让我一次次理解了“聪明的脑袋不长毛”,其他皆不知所云。那时,我才真切地理解了什么叫“鸡同鸭讲”,当然肯定不是老教授讲得不精彩,而是我的智商已经无法理解他的精彩。一番口干舌燥之后,教授竟然停了下来,扫视了一圈:“大家都听懂了吗?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?”周围好几个同学正在“复制”黑板上的板书,而我只有努力睁大茫然的双眼,想要装出一副虔诚听课的样子,但老教授的视线突然定格在我身上:“这位女同学,你有疑问吗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战战兢兢地起身,身后的椅子在忽然失去重力后,“啪”的一声竖立起来,同时“啪”的一声,应该还有我那脆弱的小心脏。

“你就随便问,问什么都可以,大家要记得哟,积极回答问题和提问,我也有加分哟!”教授这一鼓励,我立马就松了一口气:“我想问,那无限大的符号,为何用横着的‘8’来表示?”

老教授拿粉笔的手似乎僵住了,还好,周遭的哄堂大笑冲淡了他的尴尬。

老教授停了一会儿,语气沉重地说了一段话:“这些数学家的设计与成果,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它的原理与过程,你

们只要知道就好。至于为何‘8’横着写,为何代表无穷大,也就是一个符号而已。符号么,就像你们的名字,有什么必然性吗?”

所有人皆不吭声,包括我。我不吭声是我不服气,我不相信那个符号是随意之作。高中化学老师说,“苯环结构”就是化学家凯库勒做梦发现的,他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。可惜,当时的我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,只能蔫蔫地坐下,同时也收获了同学的一波窃窃私语的嘲笑。

如今,我有了“百度”。三下两下就将这个横行霸道的“8”现出了原形——莫比乌斯环。虽然在三十多年前和现在,我都不理解这个扭转的纸带到底有何作用,在我常见的二维图形中,没见过这么变态的有两个旋转维度的四维空间。那时,几何课中的三维图形已经搞得我够呛;那时,我还没有听刘慈欣说过“降维打击”。在我的认知里,我与这个变异的“8”势不两立。最终,我借助把高等数学书后习题全部背诵完毕的方式,侥幸及格,但我不适合学理科的念头已经悄悄长大。

大学一毕业,我就果断转行,像大文学家鲁迅一样,“弃理从文”。

在《流浪地球2》中,导演设计莫比乌斯环,只是考虑流浪地球需要穿越太

阳系和其他星系,而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行星和其他天体的阻碍。如果不使用莫比乌斯环,地球可能会被这些阻碍物摧毁或击损坏。

但我却看到了莫比乌斯环的哲学意义,它的形态让人联想到无限循环和永恒不变。在某种程度上,它可以被理解为“没有终点,没有起点”的符号,表达的是无限、连续和不断重复的概念。它也象征着相互依存和无间隔的关系,就像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等方面,我们必须尊重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。它还引导我们思考人类、宇宙和自我之间的关系,以及我们所处的无限性和连续性。

就像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文科,才发现我受益的常常是我的理科思维:理性、逻辑、有序。文科与理科就像阴阳两极,它们本身不该分离,“孤阴不生,孤阳不长”。所谓的科学与所谓的文学都在探索这个世界,是在一座山上往上爬,只不过一个在南坡,一个在北坡,总有一天,它们俩会汇集到山顶上的金字塔——哲学,也就是天道,是大自然运行的一切规律的总结。

天道好轮回,我将像个好奇的小虫,继续在艺术与科学的曲面爬行,即便没有终点,也会乐此不疲地向前。

没有其他,爬,便是使命。